



井上靖

□许志杰

日本作家井上靖,曾在1957至1988年的31年间,27次访问中国,足迹踏遍天山南北、河西走廊、黄河故地、江浙京沪粤以及东北地区,写出大量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史诗类小说、笔记。如《敦煌》《太平之甍》《孔子》《楼兰》《苍狼》《成吉思汗实录》等,还被推举为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井上靖的第16次和第18次,以及最后一次第27次访问中国,都是以山东为主要目的地,访问了泉城济南、孔子故里曲阜、齐国故都临淄和淄川蒲家庄蒲松龄故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井上靖最后一次访华,恰好是他81周岁生日,对外友协和山东省在济南为井上靖办了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生日活动,也是他一生迷恋中国和中华文化之绝唱。从此以后,因为身体原因井上靖再未能到中国访问。

1981年9月23—29日,井上靖率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一行九人访问中国,先是赴北京参加鲁迅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活动结束后的26日晚,井上靖等人乘坐火车前往曲阜。临行前,周扬为代表团举行欢送晚宴。27日早晨7点多,火车抵达兖州站,然后转乘汽车前往曲阜,下榻中国国际旅行社曲阜分社的宾馆。早餐后即参观孔庙,下午又参观了孔府、孔子墓、周公庙、鲁国古城遗址。第二天一早井上靖等人离开曲阜,由兖州乘火车去往上海。

井上靖是日本著名作家,虽然有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的名分,但此次山东迎接的还是省文联的两位副主席,他们是刘知侠和苗得雨。刘知侠是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铁道游击队》等,苗得雨是著名诗人。当年出版的《山东文学》第11期刊登简短消息报道此事,题目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到曲阜参观访问》:“以日本著名作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先生为团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在北京参加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后,九月二十七日到曲阜参观访问。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刘知侠、苗得雨专程到曲阜迎接客人,并陪同客人参观了孔府、孔庙、孔林等名胜。当晚刘知侠、苗得雨还宴请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苗得雨后来对此次陪同井上靖参观曲阜曾有描述,日本代表团中有一位女士问及乘坐火车的地方为什么叫兖州,曲阜为何没有修建铁路。苗得雨给予回答,说兖州是古代中国九州之一,名称延续下来。

时隔一年多后的1982年11月22日至12月3日,井上靖再次率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包括井上靖夫人在内共八位成员。他们先到了上海,第二天去华东医院探望了病中的著名作家巴金,之后飞往北京,24日上午拜会文化部长朱穆之,下午乘飞机到达济南,入住济南饭店。晚上,山东省和济南市有关领导宴请井上靖一行。翌日上午,乘坐汽车从济南去往淄博,参观位于淄川蒲家庄的蒲松龄故居,又到齐国古城临淄参观临淄文物管理所、齐国城墙遗址。26日上午,到山东省博物馆参观,下午乘飞机返回北京。

非常不幸的是,1986年井上靖被发现罹患食道癌并接受手术。但是,体质明显弱化的井上靖还是两次访问了中国。1988年5月3日—12日,井上靖第27次到访中国,3月5日在北京出席电影《敦煌》特别试映会,当天晚间飞抵济南。3月6日在济南出席了山东省政府有关单位为其举办的81周岁生日宴会。第二天,乘汽车再赴曲阜参观,两天后经上海返回日本。这是井上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也是他最后一次

走出日本国门。此后,井上靖病情不断恶化,于1991年去世,享年84周岁。

井上靖三次到访齐鲁大地,其中两次来到孔子故里曲阜,既是这位日本作家对齐鲁文化的亲近,也为他创作著名历史小说《孔子》实地感受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复制历史情景,增加鲜活人物情节。为此,井上靖留下大量有关孔子故里的笔记资料,仅在日本神奈川近代文学馆收藏的井上靖访华笔记中,就有《孔子》相关的河南、山东考察旅行资料20件,非常详实丰富。接受食道癌手术之后,井上靖两次访问中国,都不是公务性活动,而是为完善创作《孔子》的再采风。从中可以看出,已经80高龄的井上靖对创作的高标准、严要求。一位研究井上靖文学创作的中国学者认为,在井上靖的脑海中,旅行是文学创作的延伸,旅行过程中的感悟为作家追寻的人生主题提供了精神源泉。井上靖就是通过旅行中对中国的感悟,来丰富与充实自己在历史小说中一直追寻的历史观,从而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这是井上靖的中国旅行与其文学创作间最根本的联系。由此就不难理解井上靖为什么能27次访问中国,写出《孔子》等那么多与中国有关的历史小说和散文随笔。

《孔子》是井上靖的最后一部作品,在写作《孔子》时,井上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虚弱,甚至一度有放弃的念头。《孔子》调查旅途中井上靖手记上记录着现实的见闻,心中萦绕着孔子周游列国、传道授业的历史,感悟着自己的人生。

在曲阜时,井上靖坐在泗水河畔,在川流不息的河水旁,感悟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深刻含义。这是1988年5月,他已身患重病,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他或许已经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数日来漫步于孔林与泗水边”的井上靖,坐在泗水河边的一块石头上休息,有一些无奈和落寞。与他同行的佐藤纯子女士,用相机把这一瞬间记录了下来。照片的前方是一望无际的原野,近前是流淌的泗水,他的脸微微朝向镜头一边,看着远处。这就是在孔子的故乡进入小说《孔子》遐想中的井上靖,也是他留在齐鲁大地的最后一张照片。

为了写作《孔子》,井上靖用了10多年的时间去酝酿、准备,最终于孔子诞辰2540周年的1989年得以完成。小说最早在日本的《新潮》杂志连载,经由翻译家郑钦民翻译,同时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学刊物《柳泉》连载译文。1990年新潮杂志印行单行本《孔子》一经问世,迅速突破百万册,获得日本第42届野间文艺奖,第二年中文版出版发行。

行至晚年的井上靖最终选择孔子这一世界历史文化名人,作为自己一生写作的终点,得益于孔子思想一以贯之在日本的传播,以及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井上靖笔下的《孔子》正是以《论语》思想为遵循,并结合其思想内涵塑造孔子形象的一部小说。他认为“孔子是乱世造就的古代(公元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以研究《论语》著称的美国克里尔教授与日本学者和辻哲郎博士把孔子称为‘人类的导师’,这是最恰当不过的评价。孔子的确是人类永恒的导师。”

井上靖的《孔子》全书近20万字,从始至终把访谈作为第一现场,无论主人公的讲述与答问,还是其他人的参与都是以第一人称对话的形式进行,没有作者的客观描述。这样的写作形式在当时的中文写作中尚不多见。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孔子原型创作的历史小说,还是第一部由外国作家写作的以孔子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学者评价《孔子》是井上靖作家生涯的顶峰之作,也是他在意识到自己生命尽头来临之际,将自己的身、心乃至生命融入笔端,书写出的超越生死的无悔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绝笔之作《孔子》可以看作是作家井上靖小说形式的遗书。

今年是井上靖先生去世20周年,第一次访问山东40周年。他的作品在中国、日本以及世界的很多地方,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2019年深秋,我到日本奈良看见井上靖的日文作品集,其中就有《孔子》《太平之甍》等。翻看版权页,发现这些书已经累计印刷到了第27次,几乎每年都会加印。令人羡慕和敬仰。

谨以此文纪念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井上靖先生。当然,更好的纪念是读他的书,学他孜孜以求为文、为业和谦逊不骄傲人的精神风度。



【文化地标】

## 《峰县志》里马兰屯现存的两座古桥



元善桥(孙南鹏摄影)

□赵瑞峰

清光绪《峰县志》(近年点注本,下同)记载了荡平桥:“荡平桥在马兰官道上,创建无考,乾隆三十一年袁锡鈺倡议重修”“东南新河设荡平桥(马兰屯,官道)。”此外关于此桥并无更多记载。

岁月迭更,县志所记的许多古桥早已荡然无存,其名字亦渐为人所忘,而荡平桥不过旧时官道上的一座并不起眼的普通石桥,依常情恐怕已不复存在。然而并不——在今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屯镇马兰村旧圩墙西门外,有一座呈东西走向、旧时官道上的石桥。毫无疑问,这便是《峰县志》所记、历经沧桑的荡平桥。

《台儿庄区志》(1993年版,下同)“桥梁”章对该桥未予收录。收录与否,或自有其标准。《台儿庄区志》记载了元善桥,称是“台儿庄境内唯一还在使用的古桥”。实际上,荡平桥自创建以来亦未曾废而不用,虽然到现在已无往时热闹的景象。荡平桥是石梁桥,桥长16米,共有9跨,每跨净跨1.5米,桥墩用条石砌,桥面以两层大小不等的条石叠砌而成,原有石质立柱横木栏杆,现仅残存望柱数根。在一般能够保存下来的这类古桥当中,它的年龄虽未必居末而个头无疑属小者。建成年代,县志谓“创建无考”。现据县志所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重修”语,算来至今总有300多年历史,就是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栗奉之(有《山左日记》)来游山左(山东别称),自此桥经过算起也有130多年的历史。

荡平桥既处在官道上,人行马踏车碾自然频繁,加之雨淋风化,年久势必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因此百年来几经修理。县志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由袁锡鈺倡议的重修因未见相关记载,已无法得知。桥西北有一柱形石刻“重修荡平桥”,桥西南另一柱形石刻重修时间为“1963年”,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对这次重修记忆犹新。据告,这次重修是以桥面条石车辙较深,乃于其上再铺条石,并对桥上部略作修整。这是一次补修,但能修旧如旧。又过了50余年,也就是在前几年,于桥面又铺水泥,原来面目隐去。用水泥替代条石铺桥面,为图简便利行,似也是不得已之举,却失去了经岁月沉淀而出的沧桑之美。

犹记儿时常随大人来赶马兰屯集,来回都从此桥通过,夏天看到桥下溪水清澈,潺潺流淌,溪边光滑的石板上二三妇女在捣衣浣洗,尝想桥要是在我们村该多好。那时就不会想到它竟是一座古桥,当然更不会去理会它的历史。我曾多次试图从清人的日记、笔记里寻找荡平桥的踪迹,哪怕只言片语也行,然而结果每不免让人遗憾。以名之不显,遂不闻于经传的又岂止荡平桥一座!

《峰县志》记:“元善桥:城东南四十里。”“元善桥(黄家口)。”由荡平桥东南沿韩台公路东行不到2.5公里路,即是县志所记“黄家口”,今黄口村。村前峰城大沙河上那座修长的石拱桥便是元善桥。《台儿庄区志》记此桥:“又名‘黄口桥’,位于马兰屯东黄口村前大沙河(古丞水)上……明万历年间建。桥长42.3米,宽5米,为全料石结构。每孔跨度2米,原为13孔,1981年复修时增加1孔。该桥为区境唯一使用至今的古桥。”桥现无碑记石刻,县志亦只记其名与方位而未详其实,创建年代和重修情况已漫不可考。区志称系明万历年间建,未知所据。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曾以知县归四川试用的湖南人栗奉之《山左日记》三月十七日日记:“……日出开车,十八里马兰屯,前此过巨龙河,峰县诸泉之所汇也。石梁修整……”这里所说巨龙河既是“峰县诸泉之所汇也”,则为今峰城大沙河无疑。栗奉之自台儿庄舍船登岸,走官道奔西北往马兰屯,要过此河,除了元善桥别无其他近桥可通,此可证明元善桥与荡平桥同在官道上。栗奉之坐车经过桥上,引起他注意的是“石梁修整”,这说明当初造桥比较讲究,因而能够坚固耐用。至今“石梁修整”大略如故,只是桥已多年废弃不用。

2009年新黄口桥未建前,元善桥是马兰屯到台儿庄之间的桥梁,迎来送往,见证着无数人间悲欢离合。但因其当初限于条件未能建的高大些,到后来河床扩展、河岸筑高,便显出它过于低矮简陋。平常元善桥无碍通行,但一到雨季,洪水自上泻下,河水陡涨,便被吞没,遂致交通中断。自新桥建成,元善桥即被弃而不用,它也就被迫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今年新黄口桥因故改建,差不多已被遗忘的元善桥忽被“抓差”,在铺上柏油后当了临时通道,算是让它发挥了余热。人们时隔多年后再踏元善桥而过,心里一定会对它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也许还会有时光倒流的感觉呢。待工程完工,新大桥开放,元善桥虽恢复本来面目却免不了重复了上次的命运。

倘在河道纵横的江南,各类古桥触目都是,像上面这两座古桥其实并不算什么。但在水系并不发达的北方,由于种种原因,历数百年而能保留到现在的石桥实在是少之又少,因而更显珍贵。荡平桥、元善桥无疑在珍贵之列。